

# 剃头匠

在我的记忆里,剃头是件大事情。那时,村里没有理发店,会剃头的也不多。村里人大都一年只剃两三次头,还得等待走村入户的剃头匠。

经常来我村剃头的是一个背有点驼的小老头儿。他的剃头担子一头挑着铜水盆、剃头工具箱和折叠木凳,一头挑着火炉和小风箱。工具箱内放着梳子、撩剪、剃须刀、荡刀布、肥皂、手巾、围布等。每年农闲或阴雨天,剃头匠整日在村里转,出东家入西户找活。家里不缺热水,省去生火烧水的工序。要是夏锄秋收农忙时节,他午休或傍晚时进村。在离水井不远处找一块平坦的地方摆开摊子,剃头匠生好火炉,从井里汲水倒入火炉上的铜盆里。蹲下身子边拉风箱烧水边吆喝:“剃头啦——”村子远离城市,剃头匠进村也属罕事。人们闻声赶来看热闹,越聚越多。逐渐围了一圈,头发长的自动站在里边。

剃头匠烧好水,让需要剃头的人自己把头发泡



柔软,用肥皂水洗干净。他左手从工具箱里拉出荡刀布(荡刀布是一条人造皮革。看上去很不起眼,油腻腻黑黝黝的。),右手持刀,在上面麻利地荡几下,就会变得锋利无比。他荡好剃刀,左手扶头,右手挥动剃刀在头上轻轻划过。随着“嚓嚓”的轻微声响,头发便丝丝缕缕飘落到地上。十多分钟,头发剃光了。然后剃头匠在其脸上用刷子涂了肥皂水,换用小巧的刀子细心地刮胡须、寒毛。

剃头匠剃一个头可不容易,一定要有过硬的手艺。剃胡须、刮寒毛、剪鼻毛、掏耳屎等动作,手都得轻快灵活。尤其在剃胡须刮寒毛时,手要相当稳定,不容有丝毫颤抖;精力也要绝对集中,容不得走神半点。要不然,剃须刀划破顾客的头皮,就不好交待了。那时候,剃一个头挣三个鸡蛋或半斤小米。要是划破了头皮,除了分文拿不到,还要遭被剃者的呵斥。

## 小凉房

1965年,我家有了小凉房。小凉房是父亲独自一人用勤劳的双手,一坯一石一木修建起来的。

小凉房位于我家正房的西侧,坐西朝东。小凉房的椽檩全部用盖房剩的下角料。土坯墙,根基都是用河槽的顽石垒砌而成。起房盖屋并非一人所为。小凉房再小也是房,父亲盖小凉房从来不用我们帮忙,父亲说:“我是男子汉,不能让你们吃半点苦!”

俗话说,垒堵墙还需两个桩!根线!父亲无需桩和线,在脑海里就绘制出了小凉房的宏伟蓝图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!也不能不说父亲是一位建筑能人!

因为小凉房的门太小,进门的时候需要弓腰低头侧身才能进入凉房。父母为了防备我们偷吃食物,还在门口的上面安装了一个铃铛。只要是开凉房门,铃铛就会发出声响。

有了小凉房,家里零七碎八劳动用的工具如镰刀、斧头、铁锹、洋镐等都可以放在里面。小凉房平时空空如也。可是,每年到了9、10月份,小凉房就开始变得丰满了起来,里面堆放着秋收回来的高粱、玉米等各种粮食。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,所有的吃食如糕、花儿、馍馍等,全部都储存在大小不同的瓮子里、坛子里,小凉房充满了过年的味道……

慢慢时间一长,小凉房里的东西逐渐变得越来越多,有时甚至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为了使小凉房能够多存放东西,父亲对小凉房进行了精心装点,巧妙安排:用不同的木板搭起了货架;在墙上钉上了不计其数的木橛……这样,小凉房的地上、墙上、货架上和屋顶上都可以置放各样的东西。到了夜间,甚至还把自行车也挤进去小凉房,小凉房成了我家唯一的储藏室!

每逢过大年,我和哥哥就蠢蠢欲动,一次又一次地钻进小凉房里偷吃糕。每次进入小凉房,虽然避开了父母的眼睛,但是,一次次的铃铛声却掩不住父母的耳朵!

小的时候,我很怕剃头。既怕剃头匠把剃断的头发弄进后颈窝和身里痒肉,又怕剃头刀刮寒毛时划破脸皮。每次剃头匠来家,我都是哭哭啼啼,不肯剃头。父亲劝哄不从,伸手要打时,被剃头匠挡住。剃头匠很会笼络小孩,他从衣兜里拿出一粒糖,在我面前幌来幌去。大凡小孩都有爱吃糖的馋欲,剃头匠这一招真灵,每次我手里接了他的糖,就收住哭声乖乖让他剃了。在剃头匠的剃头生涯中,最难剃的头就是小孩子的。小孩子在被剃头的过程中好动,不听使唤,剃头匠每次剃完我的头,手心里都要冒出一层汗水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村里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,理发店应用而生。他们坐在转椅上,任凭理发师摆弄。剪发推头吹风打发蜡,各种工序过后,入时新潮的发型理成了。剃头匠只会剃光头、刮胡须寒毛,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时到如今,这个行业彻底消失了。

文/宋福恒

一次,我正进入小凉房偷吃糕,铃铛突然响起。正在睡觉的父亲听到了铃铛声,一骨碌爬起来,眼睛直勾勾地朝凉房这边看。我害怕极了,心想,又该挨父亲的扫帚了!可是,父亲并没有责罚我。从那以后,我更加变得有恃无恐,进小凉房的胆子就越来越大。对此,父母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熟视无睹。还没有到大年,瓮子里的糕全部被我和哥哥偷吃光了!

“咱们家的糕怎么还没吃就没有了……”母亲问父亲。

“有两个大老鼠在偷吃,有多少能够!”父亲风趣幽默的话逗得姐姐吃在嘴里的炒面喷洒了一地……

文/吴秉信

## 一捧黄豆

现在的物质生活极大的丰富了,可是,在以前,有人为了一捧黄豆还得靠“偷”,那还是上个世纪在生产队里发生的事情。

入夜,小山村一片宁静,修梯田、修水利,劳累一天的农民都已酣酣入睡。护场员洪强和江小军坐在秫秸搭成的马架式简易窝铺里闲聊着家常。生产队选他们俩做夜间护场员,相信他们能认真负责,铁面无私,看护好生产队里的粮食。

两个人漫无边际闲聊着,不知不觉已经夜深人静。

夜色越来越浓,洪强和江小军又沿着场院巡逻一圈,坐在铺满秸秆的地面上,困意袭来,两个人都张嘴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,但他们不能睡觉,守好场院的粮食是他们俩神圣的职责,这是全村人整整辛勤劳作一年的结晶啊!午夜时分,异常困倦的两个人突然被一个声音惊得振作起来,好像是翻墙落地的声音,洪强警惕地说,那得赶快出去看看,江小军说着就站起来想往外走,洪强一把拽住小江说:“别的,这个时候跳进场院的人一定是来偷粮食的,我们捉贼要捉赃,等他们动手偷粮食,我们再抓住他,人证物证俱在,他想抵赖也抵赖不了,不然我们现在把他们吓跑了,还是抓不住小偷。”于是两个人不动声色在窝铺里静静等候着,过了几分钟,他们听到人在地上爬的蟋蟀蟀的声音,又过了一会儿,爬的声音没有了,接着是用双手捧黄豆的声音,场院里堆着下午社员们刚刚打完场的黄豆,看场院的窝铺离黄豆堆只有十多米远,这时就听洪强喊了一声“抓小偷”随即两人各握着一杆土扎枪和手电筒几个箭步冲到地上的黑影跟前,洪强打开手电筒一照,立刻惊呆了,洪强脱口而出“尚叔,怎么是你?”“你怎么干这种事呢?”这个人叫尚林,是村里的老实人。此时,他好像从惊魂中醒过来,带着哭腔央求道:“洪强,我一时糊涂犯了大错,原谅我一下吧!千万别上报大队,求求你们啦!”洪强心里很矛盾,用眼睛瞅了一眼江小军,因为这种事只有他俩知道,如何处理必须统一思想,江小军发现洪强用眼睛瞅他,知道在征求他的意见,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,他一句话也没说,只是默默地站着,忽然他俩借着手电筒的微光,看见尚林来偷黄豆并没拿口袋,而是拿了一个很小的学生书包,就是装满了也只能盛5~6斤黄豆。洪强感到很奇怪随口问道:“尚叔,既然三更半夜来偷豆子怎么没拿口袋,而只拿了一个小书包?”尚林战战兢兢地回答说:“我真的不想干这种缺德的事,可是我实在没有一点办法了。”洪强说:“怎么回事,你说清楚。”尚林仗着胆子继续说:“十天前,你婶生了个小女孩,到现在没有一滴奶,每天喂一点米汤,孩子饿得哇哇直哭,别人给出了个偏方,说猪蹄炖黄豆汤能使产奶,今天下午前屯老王家杀猪,我好说歹说偷来两个猪蹄,可家里一粒黄豆也没有,我讨了几户乡亲,谁家也没有黄豆,这可咋办呀,没有黄豆怎么炖猪蹄汤啊,我被逼无奈想此下策,所以我只想偷一点点黄豆,够煮猪蹄黄豆汤就行了!”尚林说完这句话无奈地低下了头,不吱声了。洪强和小江相信他的表白,因为他确实没拿大口袋,只拿了一个小学生书包,心里很自然产生了一种同情感,但这毕竟是偷集体财产行为,如何处理,两个人犯了难。这时尚林家低矮的土坯房里传来婴儿的哭声。洪强看了看小江,小江露出了同情的面容,轻轻地点了点头,这时洪强已理解了小江是心思,随即对尚林说道:“你是个没有劣迹的社员,过去还当过劳模,这次是家里确有难事,一时糊涂犯了错,我们就不报告也不追究了,今晚的事只有我们仨人知道,我们都把这件事都烂在肚子里吧,永远不说,你回去吧。”尚林千恩万谢,把已经装进书包的黄豆倒在大堆上。洪强若有所思地说:“你孩子没奶吃,大人干着急,你没有黄豆给你媳妇炖猪蹄汤,当娘的没奶,孩子还得挨饿,你就捧一捧拿回去吧,够煮汤的了。”尚林不敢动手,但见洪强和小江很真诚,又想到家中的难事,也只好捧了一捧黄豆,装进小书包里,踉踉跄跄地跑回家了。尚林媳妇喝了猪蹄黄豆汤有奶了,婴儿凄惨的哭声也听不见了,尚林还给孩子取名

文/河泉堂

## 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奔进草原的金界壕,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,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,时光的船逆流而上,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

来稿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同时,为了方便发放稿费,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。

Email: bfbcyws@163.com